

主 编
孔 范 今

中 国
现 代
新 人
文 小
说 系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 4

中国
现代
新人文
文学
书系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
④

鲁迅
全集
编选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四/孔范今主编;孔范今编选.
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5.12
ISBN 7-5329-2398-3

I. 中… II. ①孔… ②孔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
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4204 号

目 录

施蛰存

扇 /001

上元灯 /012

旧梦 /019

桃园 /031

渔人何长庆 /040

栗·芋 /054

鸥 /062

李健吾

终条山的传说 /068

死的影子 /073

私情 /083

最后的一个梦 /087

末一个女人 /097

坛子 /110

萧 乾

花子与老黄 /120

邓山东 /131

篱下 /140

参商 /150

落日 /165

梦之谷 /173

张爱玲

沉香屑——第一炉香 /332

倾城之恋 /381

金锁记 /420

刘祖春

荤烟划子 /463

前 羽

享福 /471

林 蒲

渔夫李矮子 /476

002

邢楚均

棺材匠 /496

汪曾祺

老鲁 /511

戴车匠 /526

鸡鸭名家 /536

异秉 /558

受戒 /568

大淖记事 /587

故里三陈 /606

安乐居 /618

施蛰存

扇

天气热起来，男的女的手里，出门时都摇着扇子了。将穿旧了的一件夹衫换去之后，我也想起：这时令是可以带扇子出门了。记得去年曾用过的那柄有朋友叶君写着秦少游《望海潮》词的福州漆骨折扇还并不破旧，中秋以后，将它随便放进了那只堆存旧扇秃笔的橱抽屉里，不知如今还可以用用否？现在是百物昂贵的时候，一副起码的粗粗地制成的扇骨，配上一页白扇面，也得要半块钱呢。如果去年的旧物，还拿得出去用用的话，何必再去买新的呢？

开了那只久闭了的橱抽屉，把尘封了的什物翻检了半晌，一个小纸包里的是记不起哪个年代收下来的凤仙花籽，一个纸匣里的是用旧了的笔尖，还有一枚人家写给父亲的旧信封里却藏着许多大清邮票，此外还有几副残破的扇骨，一个陈曼生的细砚，倒是精致的文房具。再底下，唉，这个东西还在吗？一时间真不禁有些悠远的惆怅。

那是安眠在抽屉底上的，棉纸封袋里的一柄茜色轻纱的团

扇。

现在，都会里的女士是随处都有电扇的凉风可以吹拂她们的玉体，而白昼没有电气的内地城市里的女士是流行着鹅毛扇子了。团扇，当然是过了时，市面上早已没有这一注货色了。年轻的后生，恐怕只好在旧时代的画本中去端详一个美人的挥着团扇的姿态了。

我之看见了旧藏的团扇而惆怅，倒并不是因为它的过时，一种扇子的过时，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之所以觉得惆怅，只是为了这一柄团扇与我有些瓜葛。

那还是住在苏州的少年时候的事哩。

父亲因为要到师范学堂做事而全家迁苏的那一年，我才只九岁。到苏州之后的第一个月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整天地藏躲在醋库巷里的租住屋里，不敢出外。因为我不会说苏州话，人家说话，我也不懂得。

但有一天是非出去不可了，而且是出去和许多的说苏州话的小朋友接触，那是父亲送我进附属小学继续读书的第一天。先一夜，父亲说：“阿宁，明天又要读书去了。”

我说：“哪里去读书？”

父亲说：“附属小学。就在师范学堂对面，放了夜学你还好看我呢。我已经去和学校里的先生说好了，仍旧是三年级……”他又回过头去对母亲说：“将来阿宁可以住到我学堂里去，省得每天来来去去地走。”

母亲笑笑，没有加以可否。我心里也木然，因为住在家里和母亲一处和住在学堂里和父亲一处，在我是都愿意的。

语言的难题又来到我心里，我痴想着：一群男女小同学在种着花的校园里环绕着我，笑着我的家乡话。

过了一会，母亲笑着说：“阿宁，为什么发呆，为了明朝要进学堂去，所以不高兴么？”

我一声也不响，呆想着。年老的唐妈在旁边，又唱起她惯用的嘲笑我的歌词：“赖学精，称称三百斤。”

我被激怒着说：“谁想赖学呀，为的是怕说起话来给人家笑呀！况且，况且我一个人也不认识，走进陌生的学堂里去，叫我怎么好呢？”

父亲就说：“有什么好笑，就是人家笑，也随他们好了，过了三个月你一定也会得说苏州话。如果说没有人认得，那么明朝可以和对面金家的惜官珍官同去。明朝早上我带你去认识认识，搭个小朋友，以后也好一同做伴儿早出晚归，便当些。”

这样，在进学堂的那天早晨，我认识了生平第一个女朋友：金树珍。惜官的名字是树玉，是她的小两岁的弟弟。

在能说苏州话之前，很奇怪地，对着她，我居然很不羞赧地说着家乡的土话，而且说得很多，很琐屑。我告诉她城隍山的风景怎样好，西湖怎样好——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湖，还是很荒寒的，而我也只跟了父亲，从清波门出去约略地玩了一玩而已。我在家乡的小学堂里读的是哪几本书，父亲有怎样几本有好看的图画的书，她不能全懂地听着我的奇怪的乡音，不时地微笑着。但我并不觉得如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的时候所想像着那样的脸红。

到我能够自由地说苏州话，我和她，当然还和她的弟弟，已经因为同级同学和邻居这两重关系而成为很亲密的朋友了。我之所以后来不愿意住到父亲学堂里去，如今回想起来，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。但那时却并没意识地觉察到这种心绪，只说是为了要陪伴母亲。

一年一年地，无知的童年如燕羽似的掠过了。我在学堂里，除了他们姐弟之外，不曾有过第三个朋友。每天，除了睡到我的小床上去的夜间和吃饭的时间之外，不曾有过和他们俩分离的时候。于是到了第五年了，我们是在高等第四级。

如果这一年不遗留这一柄团扇给我，现在我还能够想念起她

吗？我的回忆还能不能捉到一个起因而蔓延开去吗？

那时候的学制，两级的小学堂是男女兼收的，但中学堂却男女分校了。高等第四级是两级小学的最末一年，我因此常觉得心里不宁静，为的是暑假毕业后，如果我依照着父亲的主意，升学进草桥中学或师范学堂，而她依照着她的父亲的主意，辍学家居，便失去了许多亲近的机会。那一种心绪，虽然还不曾懂得就是现在所谓恋爱的苦闷，但却时常感觉到有一个空虚的生涯将要来了似的烦乱。

于是，显著的病象是春季小考失败了。

我素来是个好胜的人，但那时候并不觉得是羞耻。我甚至还希望她和我一样的对于功课怠惰下去，如果能得大家都留级一年，也是愿意的。呀，那时候的心情，便是留级到三年，四年，五年，只要她也继续地和我同学下去，也都是高兴的。一年一度地读着同样的书本，只要有她在课室里，也就好似诵读着新的书了。

但是，她说留级是可羞的事，如果我真的连毕业考试也失败了，在她毕业之后，她将不再和我继续做朋友，也不许我到她家里去，就是托名去看她的弟弟，她也是要叫阿翠赶我出大门的，因为她看轻不用功的人。

我的知道不用功是可羞的，原来是因为她如此想着而我遂也如此想着的。

于是大考的日期在揭示牌上公布出来。我是被逼得每天晚上要在灯下整理功课了。但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在几个清朗的晚间，她和她的弟弟常在晚饭之后差了他们的阿翠过来，叫我带了书本去和他们一同温理，而我便一定会由唐妈管领着在月光下穿过清静的街，走进她家的广漆墙门去。

一夜，月亮光光的，好像是五月望日的前后，天气是如现在一样的沉闷。因为距离大考只有三四夜了，攒集着童稚的头在灯

光下温习那最觉得艰难的理科书，不知不觉地夜已很深了。收拾了书本，将要喊在厢房里和她家的女仆们说闲话的唐妈的时候，一点亮绿的萤火悠然地从窗外的帘隙间穿过，在空中摇荡了一会，便又悠然地浮上了屋檐。

她叫喊着“扑呀扑呀”的时候，流萤早已曳着微光从墙东隐逝了去。

“今夜月亮很好呀，园里一定有许多萤火虫，何不去看看呢？”树玉叫了起来。

月下的园景，忽然浮上我脑里来了。我冥想这个时候，墙外的她家的小花园里一定有很好的风景。茅亭里的花磁凳上去坐坐，乱噪着青蛙的浅池边去站一会儿，还哪里会想起回家去睡觉呢？那时候，我知道的，从她凝神着的眼光里，看出了她心中也在浮动着月下的园景，她一定是在想去采摘些夜来香，橙子花，或石榴花；想到假山石旁边去看月华和浮云，想去听青草丛里的蛙跳进池水里去的声音和蟋蟀的声音，想看从茅亭的顶上飞出来的蝙蝠，或是那些像水上的柳叶似的飘浮着的萤火。

“去呀，你不要回去了，叫唐妈回去罢，你住在我们家里去玩花园，夜里和弟弟睡……”她伸起手来，不完全地说，眉宇间满含着欢喜和高昂的兴致。说完了，又飞步抢到房间里去告诉她的母亲。

结果是由她们把唐妈打发回家，我就不由分说地被留住了。

三个人由阿翠陪伴着，开了八角门，走进了花园。夜色果然是清丽万分，到如今回想起来，也仿佛如在目前似的。但那时对于这种园景，倒并不会特别的爱好和留恋，因为并不曾想到此后是永不会有机缘再在这个园里作惬心的夜游。

那时所留恋和爱好的仍是她，我故意走在她身边，或前一步，或依近着她并肩而走。青春的爱欲在我心中萌动着，但并不曾自觉。树玉胆子较小，不敢前行，只跟着在我们后面，阿翠虽

然年纪比我们大几岁，但也还是有着童稚的心，她一路撷着花草，若即若离地同行。三条纤细的人影在草路上的花叶影间伸过去，在茅亭里逗留一会，在池塘边也静立一会，看看水中的月影，都觉得并无什么话可以说。蛙从草丛中惊窜到水里去，蝙蝠乱飞，榆树上的巢中的乌鸦也在对着明月哑哑地啼起来，垂柳被月光筛着，如同织成了的魔网，萤火出没在草堆里。风景如此，我悄悄地凝看着她，黑的发光的眸子，小小的薄嘴唇，脸，耳，纤削的肩头，都如有魅力似的深印在我心上了。

“扇子有吗？拿来扑萤火虫呀。”树玉在一个小花架边喊起来，原来那里正有三四点萤火在流动。这时候，我才看见她手里还带一柄团扇。

直到后来能读唐诗的时候，才知道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这一番情景，是早有古代诗人低回咏叹过一番了。

萤是终于没有扑倒，但人却全疲乏了。参差地绕行着蜿蜒的小径，虽然不说明，但各人都想着回进去了。缓步之间，絮絮地又说了许多的话，我很记得，从品评同学的学问说到考试，又支衍开去说到先生的公正和偏私，随后又归结到我们自己。

“书都还没有温习好呢，不知能够考得出来吗？”树玉第一个烦恼着。

“还有三天好温习呢，怕什么呀？”我说。

她微笑着，在月光中我看得见，很清楚，是可爱的微笑。但我又知道，她的意思是颇有些讥讽的，她好像说：“怕又要像春季小考那样的落第了。”

我自己觉得脸上热起来，很有些害羞：“但我是恐怕一定不会及格的。”

说着这样的话，虽则动机是想掩饰刚才的夸大的失言，但说出口了之后，好像感觉到自己是真的要被留级了似的，心中忐忑不宁起来了。自己私下考问着自己，算术能够及格吗？英文的生

字都记熟了吗？历史和地理温习得怎样了？自己以为最不成问题的作文，会不会临时写不起来呀？要是不能毕业的话，唉！别的倒不成问题，只是此地可自己也没脸儿走进来了。

这样凝想着的时候，却不留意到她正在窥伺着我。她将柔细的肘子一触我的手臂：

“想什么呀？”她问。

“我怕真的要不能毕业呢！”我踌躇地说。

“毕业的人都有奖赏的，校长室里的桌子上排满了许多书，笔，画图颜色，还有许许多多东西，看见了没有呀？”树玉得意地说。

但我是愈烦闷了。此时想来，真不懂那时候何以真会有这样幼稚的懊恼。但在那时候，这却真成为一桩重大的心事。

“我是一样也拿不到的，你们去多拿些罢。”我说着这样的俏皮话，同时心里也真感受到不会得到那许多奖品中的任何一种的烦闷。

她于是又用一瞥似怜悯又似怀疑的眼波斜睨着我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刚并行着。唉！树珍，我直到如今，成年以后，不曾再看见过一缕和你那时的相似的眼光，因为那是如何的天真啊！

我看她，在从簇叶丛中泄漏下来的月色中，憬然了好一会儿，她说：

“宁，你如果毕业了，我也奖一样东西给你好不好？”

我不很清楚她何以忽然有这样一种思想，她何以说要奖给我一样东西呢？在她这样纯粹的童稚的心里，难道是想对我有什么奖励吗？这到如今也还是一个神秘。

但那时候，她是说得很端庄似的。

“你说要奖给我什么东西呢？”我问。

“奖？奖一样好东西。”她笑着说，举起手里的那柄团扇来，“这个好不好？”

“这个吗？我没有用呀……”虽然这样说，但心里是很想要这柄精致的绘着古装美人而又写着什么诗词的罗扇。

“让我看看吧。”我伸着手想去接了来。

“啊！不……”她退了一步。

我曾在那时候有些踟躇地觉得失望，而同时想获得的心却大大地激动起来，我发了小时候的老脾气，撅着嘴不发一声地走着，走着，就是这样地进了八角门。

在门边，她歉然地说：“生气了吗？宁，毕业了给你呀，不可以等一等吗？”

固然一则是为了等不及，但同时也为了怕真的要不能毕业。学堂里的奖品不能得到，在我是无关紧要的，而这柄已允许了给我的她的团扇之终于不能获得，倒真是有些儿不惬心的。

月光穿过了方格子窗而照满了的小床上，树玉沉沉入睡了，而我，至今也当然不曾忘记！稚气的脑海中，整夜地浮荡着的是我的小情侣所曾应许给我的罗扇！

在朦胧中，我梦见月宫里飞下来的如蛱蝶似的东西，是许多团扇，飘也飘的在我周遭飞舞着，但我虽然用了许多精力，伸着手向空中，却一柄也抓不到，我站立在礼堂外面的栏杆旁边，礼堂里排列了坐着的是同学和先生们，所有的先生都一齐坐着，穿着马褂，礼堂中间的桌子上，陈列着许多奖品。不知道什么人告诉我说：这是正在行毕业礼。懂得了这个之后，果然看见那个长胡须的校长正在把一样样可爱的东西分给同学们，缀不出字母的娄兆麟也有份儿，他们对着我笑，但我却没有。我气苦着，我流着被羞辱的眼泪，但并没有想走进去。而蛱蝶似的飞流着的扇子依然在四周旋绕……

直到我哭醒转来。

蛳壳窗上还并不很亮，太阳似乎还没有出来呢，树玉还没有

醒，我就起来了。我害羞不敢招呼她家的女佣打洗脸水，只是默默地又悄悄地蹑足走出房来，半晒着阳光的树枝上雀子噪着，玉簪花的白面上点着露水的泪，院子里是静悄悄的。

走进书房，心想把功课趁这清早的时间温理一些。但是首先看见的在书桌上的东西，不是书，不是文房具……是曾经想了一夜的团扇呀！

即使是刚在萌芽着的青春的爱欲也会将蒙昧的云翳遮住了人的理智，我便是为了这个缘故，用天真的干净的手，为了她的关系，自主地从桌子上取了她的团扇。

托词说是要回到家里去用早膳，坚辞了阿翠的邀留，我把这柄蒙了恋爱之眚的罗扇夹在书包里匆匆地回到家里。心中只觉得快活。

虽则年轻，理智也毕竟渐渐地回转来了。当她和她的弟弟来邀我一同进学堂去的时候，我心里曾是很不宁静着。应该告诉她吗，我所曾做成了的罪恶？她好像还不曾知道似的：她难道今天没有想起带扇子吗？……我心里踌躇着，自己也甚至不敢带了自己的折扇上学去，为的是怕她看见了之后想念起她自己的扇子来。

但是走在路上时，心里总烦乱着，自己想：“宁，你从来不偷窃人家的东西呀。”

于是，在没有走到学堂之前，我到底说了出来，装着苦闷的笑脸：“树珍，你的团扇呢？”

“咿呀，忘却了呢！”她想起来，但已经快到学堂了。

“回家去也是寻不到的，我——”

“怎么，你？——”

“在我家里了……”

“呀，你拿去了吗？快还我啊，我没有肯给你哪，……你是

不应该的。”

她凝视着我，用了谴责的眼光。

我守着沉默，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，她是这样的词严理正！

她，也好像抑郁得很，整天地寂静着，时常用那责备的眼波看着我，没有和我谈话，也绝没有和我笑过一笑。树玉也甚至学着他姐姐的样。于是我被轻视了一日，从没有那天似的难过啊！

散学回家，我决定取出这柄为赃物的扇子来还给她。我拿了这柄团扇，心里不免有些不舍似的，一步一捱地到她家里。

她用怀疑和惊异的眼光看着我，我赧赧地在她面前。

“还你。”

她似乎笑了，又似乎眼睛里含着些泪。我不解，即使到了如今，如她那时这样的童年，何以居然能够眼眶里有着这种感动情绪的泪呢？

她伸出小小的白手来收了那精雅的她的扇子，但我却眼泪流出眶外了。

静默了一会，她老是看着我。

使我出乎意外的是她再将这柄扇子递向着我，破了愁颜，赧然一笑，说：

“你喜欢它吗？送给了你吧。”

我确曾痴呆地不知所措了一会儿，在我单纯的心里，确曾有一时猜不到她这个举动是什么意思，但结末是感谢地收下了这个纪念物。

我并且还大大地感动着。

我所惊奇的是何以她竟有这样的理解：她不愿意我负了窃盗的罪名，而终于使我获得了爱物。这样的处理，是我至今还佩服着，感激着的。她不是一个能干的女子吗？是的，谁敢说不是呢？

毕业之后的辛亥革命使我随着父亲离开了苏州，睽违了她，

到如今是这样的年久了。只在间接的消息中，每年两三次地得知了她的生活。她嫁人了，而且有了孩子，在她的认识的人的口碑中，她依然是一个能干的，善良的，美丽的女子。

而我，性格仍是小时候那样，过尽了青春，到了如现在这样的可烦恼的中年，只在对着这小时候的友情的纪念物而抽理出感伤的回忆。天啊！能够再让我重演青春的浪漫故事吗？

(选自《上元灯》，上海水沫书店 1929 年初版)